

天一家园及周边原是泽民里旧址，也是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的石鼓弄千年银杏树，西塘河上西成桥，泽民巷纪念唐代明州刺史吴谦的泽民庙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每当乘地铁经过泽民站，儿时的记忆常会一一浮现。

## (一)

石鼓弄位于泽民巷与西成桥中间，属泽民里（新中国成立后称泽民区）管辖。1995年版《宁波市志》载：“1927年7月至1930年1月，宁波设市”“第六区，区公所西门文昌阁。辖17里（村）……泽民里：新河桥、水仙湾、廿九房、泽民庙弄、桂花弄、石鼓弄、杨陈弄、杨陈弄后河。”作为一条供路人行走的弄堂，石鼓弄并没有石鼓，因为隔壁西郊路544号墙门前有一对近两米高的圆形石鼓和石凳，才被冠名“石鼓弄”。特别是墙门后院长生着一棵根深叶茂高大粗壮的银杏树，路经弄堂的行人都觉得好奇，因此当年“石鼓弄”远近闻名。

我家从祖辈起就一直住在西郊路544号墙门内。这是一个与弄堂并行坐北朝南狭长形老墙门，前后有四进木结构老屋，大小两个明堂，一个天井，一个后院。有着千年树龄的银杏树就生长在后院东边的围墙旁，因为实在太太，隆起的树根把围墙拱出一个很大缺口，部分树干已经长到了石鼓弄路边。上世纪50年代初期，住在第二进的施、沈两家小孩已经长大，同住第一进的我家对门张老先生家有两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大外甥张海忠和我同岁，都是1949年出生的新中国同龄人，小时候我俩经常到大墙门外骑石鼓，大明堂里滚铁环、打弹子，带着弟妹到后院的银杏树下捉迷藏。当年见到的银杏树，根部以上朝西方向的树干被劈去一大块，形成了一个高五六米、宽约1米的敞开树洞。据老人们说，这是很早以前银杏树被雷击中起火烧掉的，但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谁也说不清楚。然而即使遭受过摧残，银杏树依然长得高大挺拔，粗壮的主干直刺蓝天，树杈伸展到几十米远的桂花弄屋顶，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因此有人对它产生了迷信，认为这棵银杏树有菩萨保佑，灵气很足，不时到大树下烧香祭拜。

银杏树有雌雄之分，后院的那棵银杏树是雄性，每年不结白果，积蓄的能量全用在长高长大上。春天满目新绿的整棵大树充满了蓬勃生机，夏天枝繁叶茂的庞大树冠给过往行人带来一片阴凉，秋天落叶纷飞让整条石鼓弄变得满地金黄，冬天从树缝间照射下来的太阳光给树底下的人家带来温暖，所以住在银杏树附近的居民，无不为了千年银杏树成为当地一景而感到自豪。

银杏树栽于何年，有多高大？我问过家里和墙门内的老人，大家都不清楚，只告诉我他们孩提时银杏树就已存在。小孩子好奇心强，我们四个小朋友手拉着手想把大树围起来，结果差了一截；想爬上去玩，也因太高太大，又有一个树洞，根本无法攀爬上去。有一天，我看到住在第二进老屋在西郊路派出所当民警的施家小女婿王同志，脚踩在刚钉入树洞边的几枚长长大铁钉上，才艰难地爬了上去，但也只爬到第一个树杈为止，再往上爬就很难了。然而就是这样一棵被誉为千年活化石的银杏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在石鼓弄后河桥北岸的无线电五厂，以扩展厂房为由给锯掉了，真是令人遗憾！如果当年不锯掉，这样高大且又生长在市区区的银杏树，必将成为一处旅游打卡地，足以成为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

## (二)

与银杏树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西成桥。《鄞县通志》载：“西成桥，县西西郊路白云庵旁，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重修，陈之纲为之记”。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它与望春桥、新桥、上升永济桥（俗称半路庵桥）、高桥等共同组成了西塘河上的古桥群，是浙东运河河道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泽民里一带居民要去对岸的白云庄、管江岸、周江岸、前丰、后王、姚丰等地，除了西成桥没有别的桥可走，西成桥成了西塘河两岸人员和物资往来的重要通道。

作为连通两岸的桥梁，西成桥还发挥过军事作用。上世纪50年代的一段时期，宁波作为浙东沿海前哨城市，多次遭到国民党飞机侵扰。为了打击来犯敌机，解放军在靠近西成桥边的西塘河南岸构筑了高炮阵地，为把大炮拉到炮位上，我和墙门里的人都看见过驻扎在石鼓弄东侧张氏祠堂内的解放军，将装满泥沙的麻袋，一袋袋摆放在西成桥两边的一级级石阶上，硬是铺出两条可供轮子滚动的斜坡路，将四门高射炮从西成桥顶拉过去安置

# 泽民里往事

汪章海

在阵地上。夜间防空警报响起，驻防在东门新河塘边的解放军探照灯部队立即打开多部探照灯，雪亮的强大光柱在天空中不停地搜索目标，而西成桥边的高射炮则跟着探照灯光，紧盯空中目标进行瞄准，吓得敌机四处逃窜。这个时候大人们叫喊着让小小孩躲进屋里防空，但少不更事的我们仍会偷偷跑到西塘河边看热闹。

西成桥对居住在泽民和西成地段的农民来说也很重要。西塘河南岸的很大一部分农田属西成大队所有，部分社员家的自留地也分布在那里，到河对岸干农活，每天都要在西成桥上走好几个来回。双抢季节，包括我母亲在内的白塔一队妇女都到河对岸已经改造成晒谷场的原高炮阵地去晒稻谷挣工分。放学回家，我也会拿着锄头挑着便桶担翻过西成桥，到家中的自留田里给种植的蔬菜松土除草，浇水施肥，西成桥成了我最熟悉的地方之一。

1966年8月，铁路桥至西成桥的这段西郊路经过拓宽改造，2路公共汽车终点站从西郊航船埠头延伸到了七里堰桥的西面。改造后的西郊路不仅留住了西成桥，还保留了紧贴桥脚的一幢住宅，桥脚西边的凉亭也未拆除，里面塑着的桥神菩萨及一块介绍西成桥重修经过的石碑都保存完好，并有两家简陋的小吃摊在凉亭内营业。然而在“文革”那场劫难中，有人以阻碍通气

车为由，于1967年将西成桥拆除，改建成水泥平桥，2004年整体拆除改道新峰桥，西成桥已无旧迹可寻，宁波城西少了一座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高拱石桥。

## (三)

石鼓弄往东几百米的泽民巷“旧名泽民庙，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定名泽民巷。”（1993年版《宁波市地名志》P81）。小时候见到的泽民巷，面对西郊路的巷口蹲着一对威武的石狮子，嘴里含着能滚动的石球，后面是座用4根石柱支撑起来的挑檐牌楼，很有气势。

泽民庙在泽民巷旁边。小时候信佛的家母经常带着我和哥哥去庙里拜菩萨，跨入庙门进到大殿，抬头看到的泽民菩萨慈眉善目，一点不让人感觉害怕。仔细看菩萨眼睛，还会跟着你的眼神旋转，真有点活灵活现的感觉。大人们都说泽民菩萨很灵验，有求必应，周围百姓都到庙里求菩萨保平安佑健康，香火很旺。

人们为什么这样相信泽民菩萨？据光绪《鄞县志》载：“泽民庙，县西四里，九里堰旁。唐大历间，刺史吴谦善政，郡民歃血而祀之。”又据《鄞县通志》载：“唐刺史吴谦，开西郊之湖，膏泽渗漉，甫田登成，其地为九里堰。”泽民

庙，祀唐水部员外郎明州刺史吴公谦。唐大历间建，宋王荆公宰鄞诣祠奉祀，宋王应麟有记。清同治三年毁，四年重建。徐时栋有碑记”。“旧历五月五日诞日，敬神。”从这些简洁的文字记述中可以看出，因为唐大历年间（766-779）的明州父母官吴谦兴修水利，为百姓办好事，所以修建了泽民庙（又称吴刺史庙）予以纪念。对于吴谦的惠政，同样重视治水，造福于民的北宋宰相时任鄞县县令王安石曾亲自到泽民庙奉祀，广大百姓更是“歃血而祀之”。为此，清代万斯同在《鄞西竹枝词》中有“刺史祠前古木稠，鸟啼蝉噪景逾幽。千年唐社今何在，不致江乡一郡侯”的赞誉。几乎同时，即“唐大历八年（773年），鄞县县令储仙舟发民浚县治西12里的莺脰湖，可灌溉良田400顷，改名‘广德湖’。后由明州刺史任何重浚”（1995年版《宁波市志》（上）P26）。从年代上考证，这些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兴修水利事件，比公元833年鄞县县令王元暉修筑它山堰早了半个多世纪，说明宁波很早就重视治水，也说明自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置明州后，那时的州、县两级官吏都重视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通过整治当时对民众危害最大的水患，造福百姓，所以百姓通过建庙奉神等各种形式纪念为民众办实事的好官吏。

泽民庙是最早被改作他用的寺庙之一。1995年版《宁波市志》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城市郊区蔬菜生产。1954年5月，在西郊泽民庙建地方国营蔬菜农场，作为科学种菜示范基地。”唐代为纪念明州刺史吴谦治水功绩修建的庙宇，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为解决市民的吃菜问题发挥了新的作用，泽民庙真正“泽民”！



月湖之春

邱文雄 摄

## 渔山谣

王剑波

风从东方来 卷起浪滔滔  
云伴浪花舞 海天更浩渺  
山南对山北 大岛连小岛  
千年的海疆 万年的礁  
岩崖嵯峨 激荡古今潮  
巍巍灯塔 历史的航标  
还有那一拱传说中仙人的桥

捡螺拾贝 找寻儿时欢笑  
挥竿海钓 抛却几多烦恼  
夕阳斜照 鸥鸟飞集  
归航的白帆留下汽笛声浪高  
点点渔家灯火 遥遥望的怀抱

## 荒岛之旅(外一首)

曾雪敏

发动机在辽阔的水面轰鸣  
群山撤退，浩荡的芦苇迎面而来  
没有谁想到，桃花  
在初春的暖阳下零星地盛开  
那些探春的脚步  
隐藏在落叶和草丛里

我要感谢芦苇花给我最温柔的抚摸  
就像干净洁白的棉絮  
或者刚刚被风吹干的长发  
拂过脸颊。南方的南方  
北方的北方。荒芜的长廊  
有人拾得紫色的贝壳  
有人遗失了银色的发卡

我也愿意这意外的桃花结

可以以一种温柔，替代坚硬

### 搭积木

孩子们玩着自己的游戏  
指甲疯长，鼻涕老长  
傍晚的阳光温和，他们在一块儿搭积木

一块一块的积木有时堆得天一样高  
有时散落得像七零八落的建筑工地  
有时像童话里的迷人的宫殿

这些积木，在某一个深夜，在梦境里  
变成了我书写的宣纸上  
眨着眼睛舞蹈着优美身姿的文字。

像红得发紫的桑葚  
熏黑了后辈人的牙齿  
血样的晚霞涂满眉毛  
和暮年的安详  
路越走越瘦了

走过的桥都成了聋子的耳朵  
逗引着迟归的脚步  
路端景象空茫  
物体都将影子叠进应有的归宿  
路越走越短了  
唯有

老人蹒跚的喘息声  
横贯婴儿诞生时的啼哭  
天长地久

## 全部的夕阳

林俊燕

天际  
被岁月的车轮碾出一道伤口  
烟、云和胡须的光芒  
刹那间五彩缤纷  
一些看来面熟听着耳熟的镜头  
钻出五月的痛苦怀念  
呈现在一张老式木床

或者  
缺损的警世钟声  
容纳了人类的所有后悔  
水中的梦吃轻描淡写  
漫上衰老的桑树  
过去的事非和恩怨

“阳”后至今，一个半月没有刷过山了。可是，草木不管人间事，顺天应时照旧开。

一月最美野花单叶铁线莲，在冰雪中已绽放了一段时间了。作为年宵花瑞香野外版的毛瑞香，早就芬芳四溢了。最让人坐不住的，是宁波山野的春之信使檫木，居然也一树树开花了。

周六晨起，中雨，想着不能辜负春光，仍按计划出门。雨光线柔和，拍出来的图片更好看一些，没准还有机会看到壮观云海呢。

我们一行五人，窗前和丁香，悠悠和琪琪，两对母女，两对闺蜜，加上司机本人，正好一车。好久不见的她们，一上车就叽叽喳喳，一路欢声笑语不断。

我们的车游计划，是自东南角的亭下湖上，西北角的四明湖出，横穿整个四明山。此行目标物种，是叫醒宁波山野春天的檫木，如能遇见其他美景，都属于意外收获。

一路行来，车辆稀少，估计大家都被中雨给吓住了，宅在家里不敢出门。刚在溪口西下高速，雨就停了，真是天公作美刷山人。

过银凤大桥，左拐进入鸡鸣段。穿过一个小水坝口，豁然开朗，一大片静谧的湖山出现在眼前，亭下湖水库到了。

湖边几树红梅，开得正好。在青山碧水大背景下，自带一种超尘出俗的秀美。我们靠边停车，近旁闻香赏花。此时，梅花花瓣上、蕊蕊间、枝头、花苞，都挂着点点水珠，更显晶莹剔透。说到赏梅，我最怕去那种专门景区，梅树连绵成片，固然壮观，但太喧哗吵闹，亦为不美。这种湖边偶遇，就那么一株两株，正好凝神细品，更得赏梅之趣。

云绕景缥缈，雨洗山更幽。雨后群山，变化多姿，山腰以下清丽苍翠，山顶附近却云雾缭绕，车行山间，如在画中。

四明大桥附近，有一个观景台。阳春三月，此处樱花满山，游人纷至沓来，观景台上人挤人。今天，我们却包场了，母女闺蜜们在台上，在几乎没有车辆经过的大桥中间，嘻嘻哈哈合影留念。

我背着佳能小白，沿路寻觅漂亮的花鸟。可是，附近没有什么花，连檫木也没看见。正待去给闺蜜们拍人像，耳边却传来几声响亮悦耳的鸟鸣声。转头看，声音从观景台下的五节芒之间传出。这是一种没有听过的鸟声。

我蹑手蹑脚靠近，一只棕色小鸟忽然飞了出来，停在旁边一棵盐肤木上。它在枝头活泼自在，一会儿吃几颗盐肤果，一会儿引吭高歌。我悄悄地用相机对着它扫了好几梭子，拍到几张清晰度尚可的图片。

这是一种特征很明显的小鸟，整体色调棕色，眼边有两道长长的白色眉纹，眼先黑色，尖嘴带点透明的象牙色。打开“懂鸟”小程序查询，原来是鹞科钩嘴鹞属的棕颈钩嘴鹞。这是我和它的首次相遇。才入山就有新收获，我对此充满信心。

车子在宽阔的山间道路盘旋而上，云雾在右手边的山谷中翻滚流动。当我们站上海拔600多米的奉化、余姚交界垭口，回望走过的那条山谷，我们已在云端路上，山腰间那条玉带般的来时之路，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而晴天远望如碧玉的浩渺亭下湖，此时已消失在云海之中。

下观景台继续往前，就出了溪口，进入四明山镇地界。第一个村就是有“红枫之乡”美誉的茶培村。每年秋天，满山红枫、鸡爪槭、毛竹，或红或黄或绿，把这一片土地打扮得色彩斑斓，有人形容为“上帝打翻了调色盘”。这个季节，有不少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放无人机，拍最美山路的风光大片。

此时，我最关心的不是这些冬眠未醒的红枫，而是村庄上方公路转弯处的那三棵姿态超逸的大檫木。它们笔直挺拔，高耸入云，春天黄花满树，秋天色叶斑斓，它们矗立于群山之间，俯瞰着车来人往。但这次，我们发现来早了。山下檫木虽已鹅黄一片，但这里，还只是含着苞。看来上山山下的物候，因为海拔，要差个十天半月。

这几棵檫木，是本次车游的目标物种，既然它们还未完全开花，我们决定不去西北边的梁弄四明湖了，改去皎口水库边的童蛟村，去看看去年秋日红叶让我们惊艳的两棵古檫木。

# 春动四明 檫木花开鸟语催

小山

过茶培村，自浒溪线右拐进入密北线，往蜜岩方向行驶。这是一条宁静优美的山间小路，左边是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远处望过去，群山烟雨迷蒙。车轮飞驰，道路不断往前延伸。一片白色小花在右前方岩壁间一晃而过。我心里一动，这不是单轨吗？立即路边停车，兴奋地告诉大家，我们意外邂逅一月最美野花了。

走到这片流水滴滴答答的崖壁面前，果然是三株缀满雪白小铃铛的单叶铁线莲。它们顺着几株落叶灌木，从高处垂下来，恍若一帘幽梦。这些小铃铛的四个厚厚萼片，张开角度已经很大了，基部亦抹上了一片紫红，它们已开到后期了。

今年还能看到单轨，真是特别开心。我家的悠园本来有一株很粗壮的单轨，是三哥2019年送给我们的。它在悠园茁壮成长，每年能开一百多朵花，每至花期，满园飘香。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株单轨的存在，就像我们的家人一般。2022年夏天，小区物业居然把它们当成野藤一把扯掉了，只因为它们爬到院子外的绿化带。等我们下班回家，已无可挽回。

琪琪和悠悠第一次在野外看见单轨，细看轻嗅，非常喜悦。琪琪说：“花真香，大宝SOD蜜的味道。”悠悠闻过之后，深表赞同。她们还拎起一段单轨，和花儿亲密合影。大家赏玩十足之后，我剪一小段，带回去扦插，希望能够成活，让四明山心的草木精灵在悠园重新飘香。

我们继续行路，裘村歪、里梅村、杖锡、燕子窠，一个个好听的村庄名字，不时在路边闪过。车越往下走，云雾越浓重，有些路段，甚至不得不打开雾灯。海拔一降低，花开满树的檫木，或一棵，或两三棵，或一小片，渐次出现在路边。遇见姿态优美机位合适的檫木，我们总是忍不住停车拍照，心满意足后继续赶路。

我们过茅埭，出细岭，穿山越岭行驶了好一段时间，来到另一个河谷，瞥见一座大桥之上写着“北皎桥”三个大字。原来我们来到另外一条横穿四明山的路线，荷梁线。小皎溪自四明山深处逶迤而来，到此已蔚为壮观。桥下有一大片河滩，悠悠琪琪要玩水，妈妈们陪着她们捡石头打水漂。

我一个人背着相机、扛着三脚架，沿着荷梁线往山里走，去撞撞鸟运。小皎溪边多落叶树种枫杨、泡桐、池杉等，大山雀在树间发出清脆的歌声，三只背绿头栗的小鸟，在泡桐之间绕痒痒、休憩、觅食。

我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原来是绿翅短脚鸭。上回见到它们，还是去年在龙观雪岙村，但是逆光没有拍得太清楚。这回鸟儿们还蛮给力，虽一直在动，但每次停留的时间还算长，给了我一个把它们拍清楚的机会。这种鸟的外形，简直就是领雀鹀的身子和栗背短脚鸭的头二者的组合，鸟类的世界可真有趣。

姑娘们玩够水，已经快下午四点。我们穿过三四个大小村落，到达童蛟村，远远就看到村头竹林拐弯处那两棵顶天立地的老檫木。它们此时的模样，与秋天完全不一样了。满树的灿烂红红，已变成一树耀眼鹅黄。黄花之间，缠绕在树上的那些藤藓，青翠可见。

自去年11月13日那次“艳遇”，这两棵老树已经成了我们念兹在兹的老朋友了。我们很幸运，两次来到它们身边，都是它们最好的时候。去年秋天的相遇，我们给了其“最美檫木王”的赞誉。在那之前，我们还没见过叶子如此丰盈且色调又如此红艳的檫木。这次重来，它们卸去一身斑斓，换了一身轻盈欢快的黄春衫，玉树临风，潇洒自如，天地之间的美好莫过如此。

四明山真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精彩大书，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翻开哪一页，都能让我们欣赏到最动人的段落。